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八章 贈蘭

蘭風長雨，入夜紛紛，變變，似與愁人對語者。梨娘坐待鵬郎，鵬郎冒雨而至，乃詳誌夢霞醉後情狀。鵬郎一一為具言，袖中出一紙授梨娘曰：「此先生教兒持付阿母者。」梨娘受之以置奩右，而先遣鵬郎睡。時已夜半，窗外風雨聲更厲，夜寒驟加，絲絲冷氣自窗隙中送入，使人肌膚生粟。此時，梨娘尚不卸妝就睡，斜倚牀側，拔釵重剔殘■，展夢霞稿，從頭細閱。一幅米顛狂草，若龍蛇飛舞，字字帶欹斜之勢，知為醉後所書，故筆情放佚自如，不能整齊一致也。繼誦其句，則閒愁十斛，憤火一腔，胸中鬱勃之氣，盡宣泄之於毫端。自怨自艾，語語憤激，殊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。其才如此，其遇如彼，不亦大可哀耶。嗚呼，古今來名媛淑女，為憐才一念所誤者，何可勝數！梨娘自賦離鸞，心如止水，不知何以遇一素不相識之夢霞，忽動憐才之念。無端邂逅，有意纏綿，既無前因，復無後果。如蠶縛絲，如蛾撲火，同沉苦海，竟不回頭。已到懸崖，渾難撒手，此非所謂孽冤纏人，有不可以自由解脫者耶？夜窗風雨，淒寂無聊，夢霞已由醉鄉而入睡鄉，梨娘則心如懸旌，繫念夢霞不置，忍寒久坐，對影不雙。淚珠濺上雲箋，隱隱作殷紅色。梨娘尚不忍釋手，反覆展視，誦至「人才東渡正紛紛，不隨驥尾甘守雌」之句，頓悟前日之書，實大傷夢霞之心。此書之語，本出於一片熱誠，乃知己相待之實情，固不料夢霞見之，觸其心事，而增其悲痛也。梨娘獨坐念夢霞，不知書舍中之夢霞，且迷離倘恍，夢境隨心，若與梨娘晤對一室，共訴無窮之心事也。

寒鄉孤鬼，愁苦萬狀。村深絕賓客，窗晦無儔侶。忘憂焉得萱草，解悶惟有杜康。清樽湛綠，獨酌誰勸？愁不能解，攻之以酒。酒不能消，掃之以詩。故夢霞近日既中酒病，更為詩瘦。古人云：「客子鬥身強。」言客子之所恃者，惟強健耳。而夢霞因昨夜為酒所困，次晨竟病不能興，斷念校課未容荒曠，不得不扶病而起，披衣下榻，足未著地，身若騰空，頭涿涿然，如壓千鈞之石。煩懣填於胸，悲痛壓於腦，眼底皆花，心頭作惡。夢霞之身體，蓋已失其健全之作用矣。晨曦上窗，人影在戶，則館僮已取臉盆水至。夢霞正盥洗間，沐則心覆，一陣昏眩，胸膈作奇痛，喉間有物，躍躍欲出，哇然一聲，遺吐在地。館僮驚呼曰：「先生驚餘哉！此■然者何物耶？先生何為而吐此？」夢霞一吐之後，覺胸前若空洞無物，身飄飄如在雲霧間，幸其倚桌而立，未致傾跌，聞僮驚詫，乃向地下注視，則見猩涎幾點，色勝紅冰，亦自愕然。此時欲強自鎮攝，而體益不支，脫不有館僮為之攙扶，已離桌而倒矣。

館僮扶夢霞至榻上，時夢霞面色轉白，慘無人狀，氣息微微，一絲僅屬，徐謂僮曰：「速往校中，為吾向李先生請假，恐上課時間已過，學生久待矣。」李先生者，亦蓉湖人，即該校之副教也。館僮諾而出，室中惟一病之夢霞，繞牀轉側，伏枕呻吟，支心攪腹，痛苦萬狀，而地下才吐之新紅，其色且由赤而殷，直刺病者之眼。深院寂寂，長日遲遲，杳無一人過問。半晌，夢霞支牀而起，取鏡自照，歎曰：「我心傷矣，我病深矣，我恨長矣，我命短矣。傷哉夢霞，黃塵客夢，已將辭枕而馳；白髮親心，猶自倚門而望。傷哉夢霞，汝竟至此耶！」夢霞一陣悲愴，心冷於冰，復擲鏡而頹然僵臥。

淡日籠窗，淒風入戶，夢魂飛越，病骨支離。嗚呼，年少作客，人生不幸事也；客中而病，尤作客者之大不幸事也。此不幸事，此大不幸事，夢霞竟重疊遇之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？為客苦矣，客而病，其苦更加十倍。苦哉夢霞，病裡思家，牀前三尺，便是天涯。危哉夢霞，恨壓愁理，愴然撫枕，能不悲耶！亭院陰涼，蜂靜脾香，此闌寂無人之書舍中，惟聞夢霞呻吟之聲，如病猿啼月，老馬嘶風，令人聞而生怖。

日已亭午，有二人入室視夢霞，則崔父與館僮也。館僮出後，即以夢霞病狀奔告其主人。崔父亦大驚，別遣一僕赴校為夢霞請假，而自與僮來視。夢霞見崔父來，以手支枕作欲起狀。崔父急止之，注視其面而問曰：「三日不見，吾姪竟清減如許矣。」夢霞帶喘答曰：「蒲柳之質，朝不保暮，偶沾寒疾，已憊不能起。乃蒙長者關懷，移玉垂視，愧不克當。」崔父曰：「吾姪春秋鼎盛，豐彩麗都，後此無窮之希望，全恃此有用之身軀。小有不適，本無足介意，但客中殊多苦況，起居飲食，容有不慎，老夫為東道主，不能盡調護之責，負罪良深。吾姪之病得毋沉憂所致？咯紅症非尋常癩疥，尚望掃除煩惱，放開懷抱，排愁自遣，破涕為歡，心得所養，則病魔自祛。天下多不如意之事，憤憤焉何為？世間有不能平之情，鬱鬱焉太苦。牢騷煩憂，足以消磨壯志，隱種病根。朱顏未老，來日方長，自伐自戕，殊為可惜，此則老夫竊有規於吾姪者也。」夢霞聞言，心感之，答曰：「金玉之言，當鐫心版，姪敢不自愛而負長者之■乎？」崔父又曰：「北郭外有費醫生者，盧扁之流亞也。當代相延，一為診治。」夢霞雅不欲服藥，而不能拂崔父意，則亦聽之。

崔父即遣僮出郭招醫。未幾費至，診視畢曰：「此心疾也，恐藥石不能為功。無已，姑試一劑。然終須病者能自養其靈台，勿妄想紛馳，勿牢愁固結，則服之方有效力耳。」費醫坐談有頃，開方逕去。時已夕陽辭樹，暝色上窗。崔父恐以久談勞病者之神，囑夢霞善自調養，囑館僮好為看護，若有所需，速來告我，叮嚀至再，乃扶杖出門去。

暮靄蒼蒼，關山色死，此如何景象耶！單牀冷席，孤寂如鷺，此如何地位耶！藥鑪茶灶，相依為命，此如何生活耶！而夢霞以一身當之，不其殆哉！夢霞之病也，初不知其病之所由來，且不知其病之何以速，才拋酒盞，遽結藥緣。憔悴病容，嶙峋瘦骨，夢霞又不禁自危自懼，恐一病之沉酣，竟生機之斷絕。終日心煩慮亂，勢神焦思，而病且日加。大凡病者之心情，宜於散而不宜於悶，其生命全托之於侍疾之人，醫藥其末也。偃息在牀，無事靜臥，氣促力綿，唇乾口燥，無聊之極，往往萬念叢生。病而在于家，則侍疾者為其家人骨肉，必能為之殷殷調護，飲食寒暖，時加注意，或借閒談以解其悶，或作慰語以安其心，周詳審慎，體貼入微，務使病者忘其病之苦。至病在客中，則有難言者矣。一燈一榻，舉目無親，藥餌而外，別無療疾之物。即有侍者為之疊被鋪牀，調湯進藥，而人不關情，意終隔膜。夢霞沉悶之中，時時念及其老母，且謂我平安無恙，昕夕盼望，而劍青則遠客天涯，音書隔絕，不知我已纏綿牀褥，命弱如絲。設不幸而奄然就斃，戴達竟應災星，則終身不遂烏烏之私，阿兄且抱雁行之痛。夢霞竟日昏昏，思量萬種，氣色日見灰敗，病勢日形沉重，投之以藥，如石沉水，英姿颯爽之少年，竟為墟墓間之遊魂矣。

夫以夢霞之病、之時，病之境、病之情，極人世之至苦。不病尚難以支持，既病決無幸生之望，而孰知事竟有不然者。三日之前，病見其增；三日之後，病見其減。未幾而夢霞已離牀而起，二豎退舍，占勿藥之喜矣。奇哉此病，其來也無蹤，其去也無影，閱者諸君，閱至夢霞病中亦曾念及梨娘乎？多情之崔父，猶聞病而時加存問，豈知心如梨娘，平日暗中為夢霞之看護者，今知其病，乃視同秦越，處之漠然，不有以分其苦而慰其心耶？梨娘聞訊之後，腸為之斷，心為之裂，以格於嫌疑，不能出而看視，不知於無人處拋卻多少眼淚。夢霞之病瘳，而梨娘之心血亦盡矣。

病耗飛來，愁腸百結。梨娘如夢霞之病非藥石所能療，凡病者所需之物，一湯一水，必親自檢視，然後付僮攜出。且時遣鵬郎出詢病狀。鵬郎來，戀戀輒不去，徘徊牀前作種種小兒戲，態至活潑，夢霞病中亦為之破顏。病之第三日，鵬郎忽與秋兒俱來，欣然有喜色。秋兒捧蕙蘭兩盆，供之案上，鵬郎曰：「此我家後院中物，吾母最愛此花。今以先生臥病，深苦寂寞，故向母索之來，為先生病中一好伴侶也。」夢霞謝之。鵬郎視秋兒已去，探懷出一緘，擲諸夢霞枕畔，遽返身疾馳去。夢霞隨後喚之曰：「鵬郎勿奔，仔細戶檻絆汝倒也。」

幽芬繚邈，清氣吹噓，靜沉一室，暗襲重衾。夢霞悶極無聊，聞此奇香，神志為之一清，胸襟為之一爽，不啻服一劑清涼散也。感念梨娘以此花相貽，是真能知我病者，是真能治我病者。其用情之深，不知幾許，我亦不虛此病矣。雖然，我病若此，梨娘必聞而驚懼，此數日中，其善蹙之眉頭，正不知為我添幾重心事也。乃取枕畔函，拆而閱之。斯時夢霞為蘭香所熏，心地豁然，病已去其大半，非復昏悶之狀，轉身向外，攤書於枕上而讀之曰：醉歌方終，病魔旋擾，深閨聞耗，神為之傷。只以內外隔絕，瓜李之嫌，理所應避。不獲親臨省視，稍效微勞，中心焦灼，莫可言宣。聞君之病，中酒也。然中酒者，病之所由起，而傷情者，則病

之所由來也。鮮紅一掬，此豈可以兒戲者？情海茫茫，君竟甘以身殉，而捐棄此昂藏七尺乎？嗚呼，君亦愚矣。君上有老母，下無後嗣，一肩甚重，莫便灰頽。梨影誠不敢以薄命之身，重以累君也。君果愛梨影者，則先當自愛，留此身以有待，且及時以行樂。眼前雖多煩惱，後此或有機緣。諺云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請君即其旨而深思之。愁城非長生國，奈何久居不出，以自困而自囚哉！昨聞醫者亦謂君病繫心疾，服藥不能見效。夫心疾須以心治之，一念之苦樂，生死之關頭也。但使靈台不昧，何須藥石為功。制恨抑愁，以熄情火；清心平氣，以祛病魔。言盡於此，願君之勿忘也。芳蘭兩種，割愛相贈，此花尚非俗品，一名小荷，一名一品，病中得此，足慰岑寂，且可為養心之一助焉。臨穎神馳，書不成字，紙短情長，伏惟珍重。■書尾更贈以二詩，誦其詞乃分詠二花也。詩曰：

◇大一品

一品名休羨，家貧無好花。

素心人此夕，應共惜芳華。

◇小荷

故與淡煙遮，銷魂是此花。

藉茲情種子，伴爾病生涯。

深情若揭，好語欲仙，披覽之餘，神魂俱醉。夢霞之病本係傷心所致，但夢霞自知之，而不能自藥之。梨娘之言，不特深悉其病源，且切中於事理，不啻孔明之以十六字醫周郎也。一封書具有妙用，二枝花聊寄相思。夢霞患真病，故梨娘以真情動之，而夢霞為之霍然矣。奇疾、奇醫、奇人、奇事，情之弄人，其轉移之捷、感化之速，竟乃爾耶！彼崔父勸慰之詞，雖屬慇懃懇至，殆所謂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者也。

藥爐煙裡，蘭幕香中，臥病之夢霞已躍然而起，精神復舊，言笑如常。時正伏案作草，所草何詞，蓋以答梨娘者也。既惠名花，復頌佳句，深情刺骨，我病已蘇，謹答二章，聊志感謝之意。

馨香遠贈寄深情，露眼如將肺腑呈。

君子有心同臭味，美人此意最分明。

瘦來只恐香成淚，淡極應推我稱卿。

今日素琴須一奏，忘言相對兩相傾。

春風識面太遲遲，令我瀟湘係夢思。

佩豈無緣終不解，芬猶未盡恐難持。

任他群卉誇顏色，只願終身伴素姿。

一掬靈均香草淚，蘭閨同此斷腸時。

附詠花名小詞兩闕：

◇《思佳客》大一品

報答春暉擢紫芽，盈筐合獻帝王家。頭銜品自無雙貴，芳國香應第一誇。

承雨露，嗜煙霞。卻甘淡泊洗鉛華。餘情已向幽絲托，不愛春風及第花。

◇《憶蘿月》小荷